



## 捲入時代洪流

清代有著完整的檔案制度運行，日積月累，因而存留下大量的文獻史料。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「故宮」）即典藏約四十萬件的清代檔案與官書，包括了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宮中檔、軍機檔、月摺檔以及大清實錄等，內容多半事涉國家大政。就清代檔案的總量而言，故宮典藏者可謂僅是冰山一角。但堆積如山的清宮檔案中，偶爾閃現的螻蟻之語，卻如星辰般點綴著那片幽暗的夜空，並織就了時代的肌理。

臺灣作為清代地方府縣之一，其政務自然亦納入清廷視野，成為清宮檔案內容的一環。而官方檔案大量密集出現的時期，往往係為軍務動盪、民變蜂起、分類械鬥或天災橫禍之時，

每當變亂突生，由於事關國家秩序，地方官員不敢稍有怠忽，即刻擬文呈報。從總督、巡撫到知府、縣令，皆紛紛呈報戰事進展，或陳述賊情、或請求兵餉、或請示撫剿之策。遠方臺灣的風雲變幻，透過一封封急報，也隨之進入紫禁城內，映入天子的視野。在一紙紙奏摺與報牘之間，一個個基層小民的身影，隨事件發展漸次浮現於檔案之中，訴說著自己、乃至於家族成員被捲入時代洪流的過程（圖1）。

## 來自詔安的武官們

一般印象中，加入林爽文（1756-1788）方的抗清人士，多半是因不滿清廷苛政、地方官吏貪暴，或因身陷生計困境而鋌而走險的平民



圖1 清 閩浙總督李侍堯奏〈奏為辦理臺灣淡水匪犯彭喜等員緣坐家屬恭摺具奏〉局部 《宮中檔奏摺》 乾隆53年3月4日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79371



清代移墾臺灣的漢人，與移民海外的華人一樣，福建與廣東二省是主要的來源。而詔安是福建省最南端的一個縣，有許多移民渡海前來臺灣這個新天地，或是墾荒，或是經商，亦有投身軍伍者。因清代臺灣主要施行「班兵」政策，即臺營之兵不在本地招募，而是由內地省分調來之兵混合編成，並以福建沿海抽調而來為主，不少詔安籍的人士遂在臺澎等地從事武職工作。

如來自詔安，時年三十九的廖攀龍，林爽文事件爆發時，是在職的低階武官——把總，駐守於海山口汛，在今日新北市新莊的輔仁大學一帶（圖3）。輔大附近稱作營盤里，即是得名於附近設有駐兵的「營盤」（兵營）。廖攀龍在此鎮守地方、領兵操練，並因緣際會與獵人林全相識。林全靠打鹿為生，獵得野鹿，會送些鹿肉給他。在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（1786年12月15日），林全向他討火藥，他便將操演後剩下的火藥二、三十斤，分批交給對方，以換來幾頓鹿肉。<sup>1</sup> 這多少也透露出這些武

職人員的生活處境——官餉微薄，還得靠私下交易補貼日常（圖4）。

另一位來自詔安的何朝英，時年三十七歲。他家裡有母親周氏，妻女吳氏，兒子維生、桃生等。他沒有在臺灣任職過，而是在福州近海的海防重鎮——海壇，擔任同樣屬低階武職的外委，但在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卻因誤報軍情被革職，三年後，他選擇移居臺灣淡水廳滬尾莊。

他的軍職生涯，如一張被潮水打濕的告示，曾經掛在官衙門口，最後卻被風吹雨打，字跡模糊，終究還是落入泥水中。他離開福建，來到臺灣，或許是為了重新開始，或許是被逼無奈。但在林爽文事件爆發後，被同莊的沈岸、陳元等人招入天地會，何朝英在口供時陳述，初始他原本不肯，後因沈岸說要放火燒他的屋舍，只好無奈加入。而這一夥從眾約有一百多人，在山頂地方暫住，並想要伺機劫掠民莊。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（1787年1月2日），有泉州籍的義民三百多人前來擒拿他們，何朝英便拿竹竿槍隨著沈岸前去打仗，但在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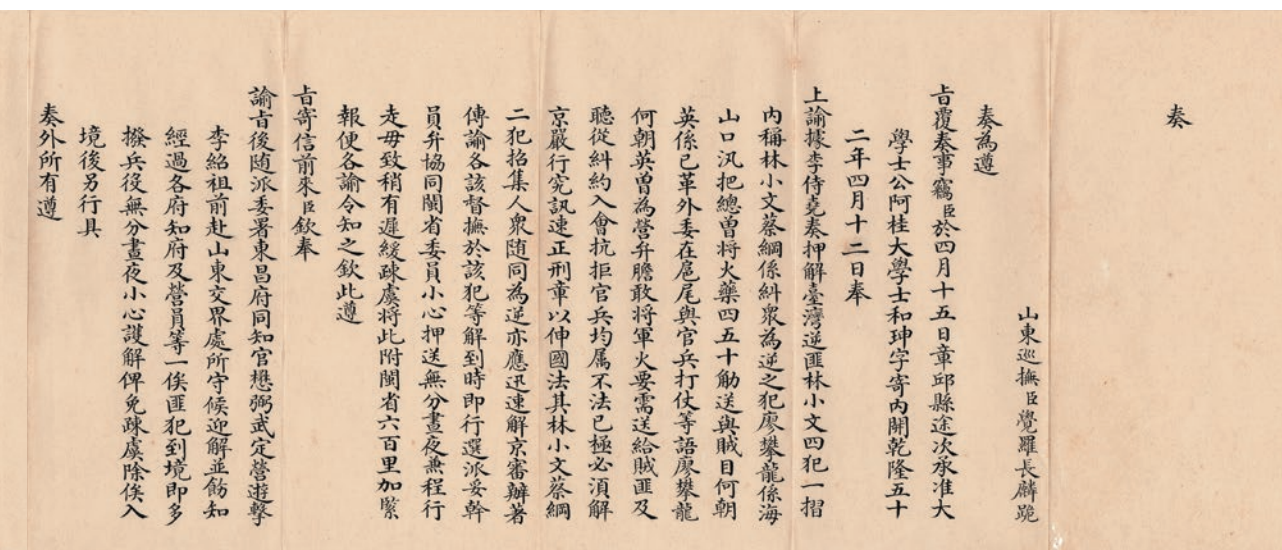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清 山東巡撫羅長麟奏〈奏為遵旨押解台匪林小文四犯過境撥兵護解事〉《宮中檔奏摺》 乾隆52年4月15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76568



圖5 清 乾隆 臺灣地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795 乾隆年間臺灣輿圖中的澎湖群島樣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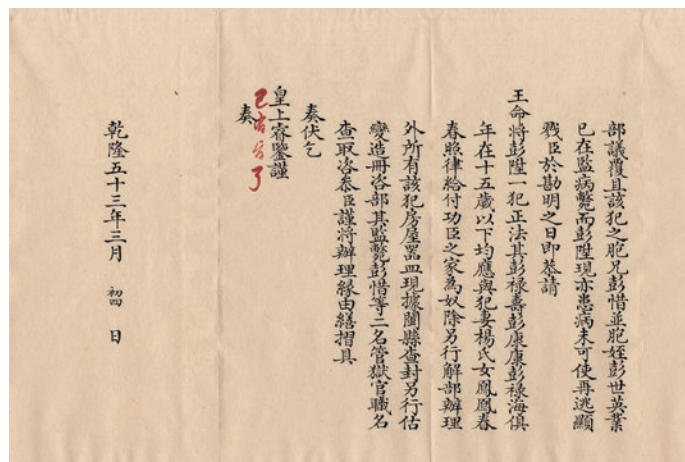
以匹敵的情況下，一百多人遂四散奔逃。他先是逃到霄里地方廣東義民黃監生的莊內，並謊稱是避難的人，黃監生因此讓他留下。但到隔年二月二十日，官兵前來霄里地方安撫，何朝英心存僥倖，隨著義民出來迎接，但隨即有泉州義民認出他是林爽文方的頭目，就被副將徐鼎士派人拿下。<sup>2</sup>

而另一位同樣出身詔安的彭喜(?-1789)，他與臺灣的關係更為複雜，而且不只他本人涉及，甚至還牽涉到他的家族。

## 跌了一跤的彭喜

彭喜被官軍擒獲時已四十五歲，較前兩位同鄉武官為長。他的名字帶著歡慶之意，但至其人生的後半段，尤其是林爽文事件後，似便與「喜」難有關連了。

彭喜的父親名為彭福，母親林氏，元配妻子為林氏。他年輕時便投身軍伍，從最底層的兵丁做起，一步步往上爬，像在潮水裡奮力游向岸邊。先是由兵丁拔補千總一職，乾隆四十



年（1775），擢升署金門鎮督標水師右營守備。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，在閩浙總督楊景素（1711-1779）的奏舉下，被派至澎湖實任福建澎湖水師左營守備（圖5）。<sup>3</sup>至三年期滿，應調回內地之際，再被派往臺灣，署理臺灣北路淡水都司，正式在臺灣島上活動。<sup>4</sup>臺灣民間對綠營旗下的武官，普遍敬稱「總爺」，而游擊、都司等中階軍官，則被稱為「大老爺」。<sup>5</sup>擔任此職，在地方已可謂名望之人。

在官場一步一步被拔擢，看似一帆風順之際，彭喜的人生卻在臺灣發生了轉折。從現存留的檔案無法知道詳情，但他沒多久後就被當時的閩浙總督陳輝祖（?-1783）及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（1722-1789），以「疲軟」為由參革，被迫還鄉。回到詔安縣南澳故鄉與家人共度期間，家裡的生計主要倚靠出生於閩縣、本姓李的養子彭陞（升）。他在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被彭喜收養，年約十五歲，年紀比彭喜大概小十歲而已。但或因為元配林氏遲未生子嗣，故彭家選擇收養一位養子以確保香火得以延續。

彭喜後來續娶楊氏為妻，陸續生下三個兒子與兩個女兒。但家裡成員增多，應帶來不少

經濟壓力，尤其親生兒女最大者不過十四歲，尚難挑起重責。彭喜失去軍職後，固然有彭陞可以養家，但可能終究不是長久之道，彭喜因而想起了臺灣一位拖欠他銀兩的舊識——林小文，希望可以討回欠債。乾隆五十一年十月，彭喜動身離家，於十一月抵達了臺灣。然而，時局險惡，他的未來也如烈焰中的木舟，將被焚燬殆盡（圖6）。

## 翻騰的臺灣局勢

彭喜雖為錢財而來，但時節已入冬寒的臺灣，卻正要進入燎原之勢，連帶讓討債之旅變成了一場牽扯生死的糾葛。

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（1787年1月16日），因臺灣官方取締民間的天地會，加上吏治不良等因素，終激盪出震動全臺的「林爽文事件」。以漳州籍林爽文為首的民軍，陸續攻下彰化、竹塹、諸羅等縣之縣治；在南部，則有與林爽文同籍的莊大田被推舉為南路首領，率眾攻破鳳山城，並進窺府城。整個事件讓整個臺灣如同烈火焚燒，烽煙四起，民生動盪（圖7）。



圖6 清 閩浙總督李侍堯奏〈奏為辦理臺灣淡水匪犯彭喜等員緣坐家屬恭摺具奏〉《宮中檔奏摺》 乾隆53年3月4日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79371



圖 7 清 集集捕之戰圖 《平定臺灣圖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2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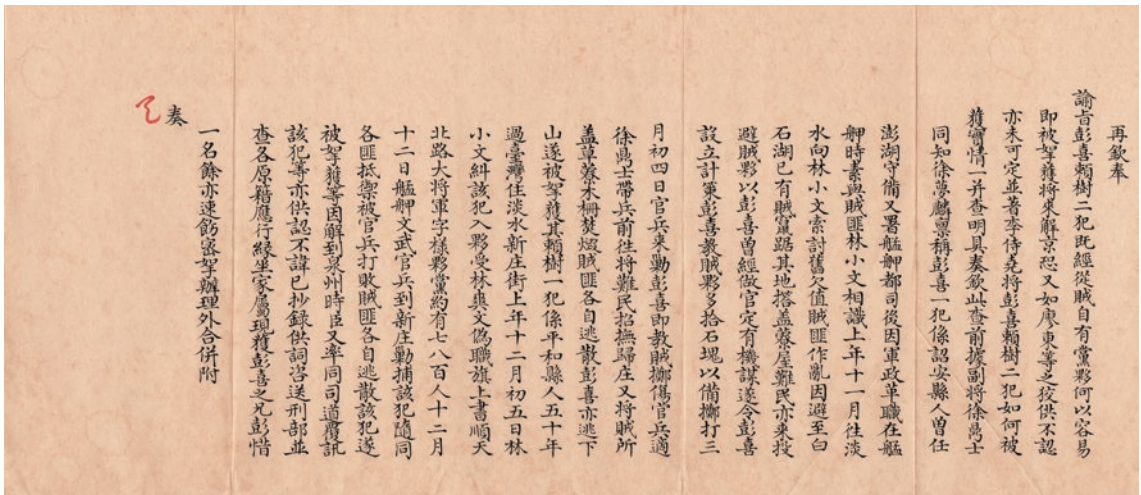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8 清 阿桂奏 《奏緝擊賊犯之摺片》 《宮中檔奏摺》 乾隆 52 年 8 月 16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77485

而彭喜欲討債的林小文，並非簡單人物，且根據官方的說法，他與林軍有甚大的關連，是林爽文同祖堂兄。依據林小文的口供，他是淡水廳人，在新莊地方居住，時年四十二歲。

家裡除有母親黃氏，還有一位拐來之妻劉氏。他平日充當淡水廳捕役，推斷或因同在官場活動的關係而得以認識彭喜並向他週轉。而林小文雖屬公部門的一員，卻在事件爆發約三周餘

前的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（1786年12月19日）加入了天地會，後還被林爽文被封為元帥，並要求他到淡水、新莊一帶豎旗「順天行道」，招集人眾。

林小文接獲指示後，共招到五百多人，但這樣的烏合之眾根本無法抵禦官兵及義民的聯合攻擊，他只好跑進山區避風頭。這正巧讓他遇到了為逃離亂事而避至白石湖<sup>6</sup>的彭喜。林小文知道彭喜做過武官，應頗懂軍事且有謀略，故逼他協助抵禦官兵。彭喜初始不肯，然林小文威脅他說，若不聽從，便要將他殺害。這是一場無法選擇的抉擇，他雖曾領軍一方，但現僅是個已被革職的舊軍官，無兵無權，討一筆銀子都如此艱難，何況討一條命？最後，他順著林小文的意，也給出建議說：「有官兵前來剿殺，即用石塊擲打」這話，成了他供詞裡最沉重的一句話。<sup>7</sup>

突發的浪潮雖然形勢兇猛，但總有退去的時候。於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五月，在副將徐鼎士與都司朱龍章的率領，以及來自浙江、高齡七十仍任淡水廳同知程峻（?-1786）幕賓的壽同春（1717-1787）擊劃下，官兵來到了白石湖地區招撫。<sup>8</sup>林小文等人最終只能四散奔竄，彭喜也想逃，卻被一名姓王的外委逮住（圖8）。彭喜曾任武官的身分，讓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，1735-1796在位）在閱讀到他遭擒的奏報時，直接批下「可恨」二字硃批。日後清高宗命群臣所做〈平定臺灣聯句〉中，要臣覺羅阿揚阿（?-1789）即作「廢弁都司場善緣」一句，後便註稱「賊黨彭喜，曾任澎湖守備署都司，以軍政黜革，素與賊匪林爽文相識，遂糾約入黨。於淡水之白湖抗拒官兵，為副將徐鼎士所執」，特別點出彭喜的事蹟，但卻把林小文寫成了林爽文（圖9）。<sup>9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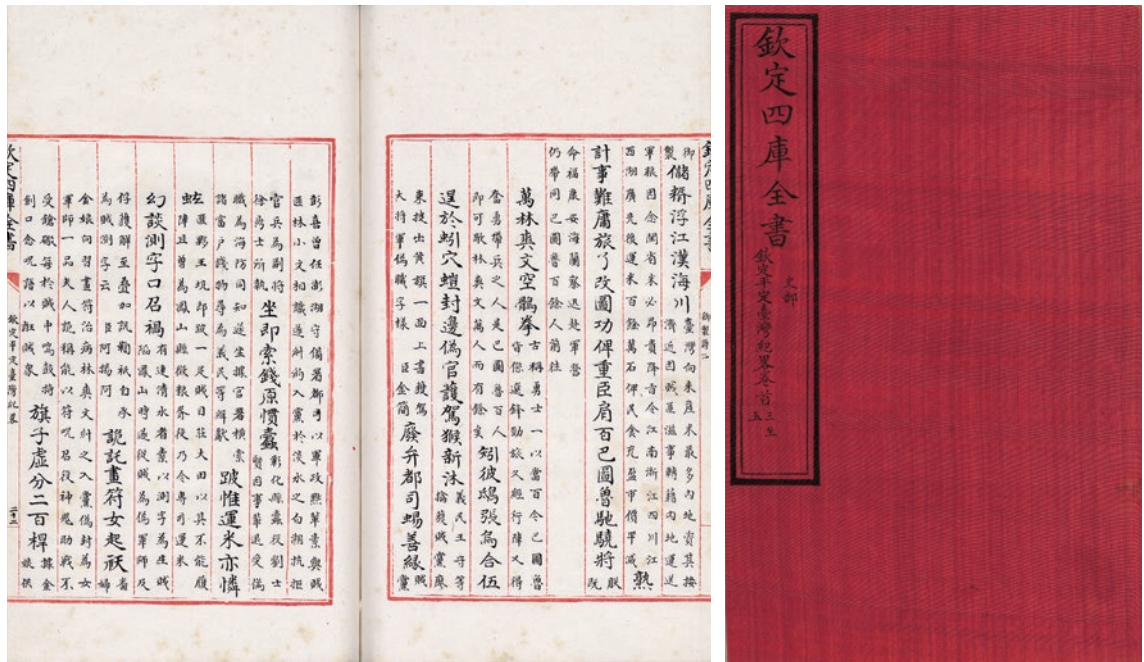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清 高宗 〈平定臺灣聯句（有序）〉 《欽定平定臺灣紀略》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080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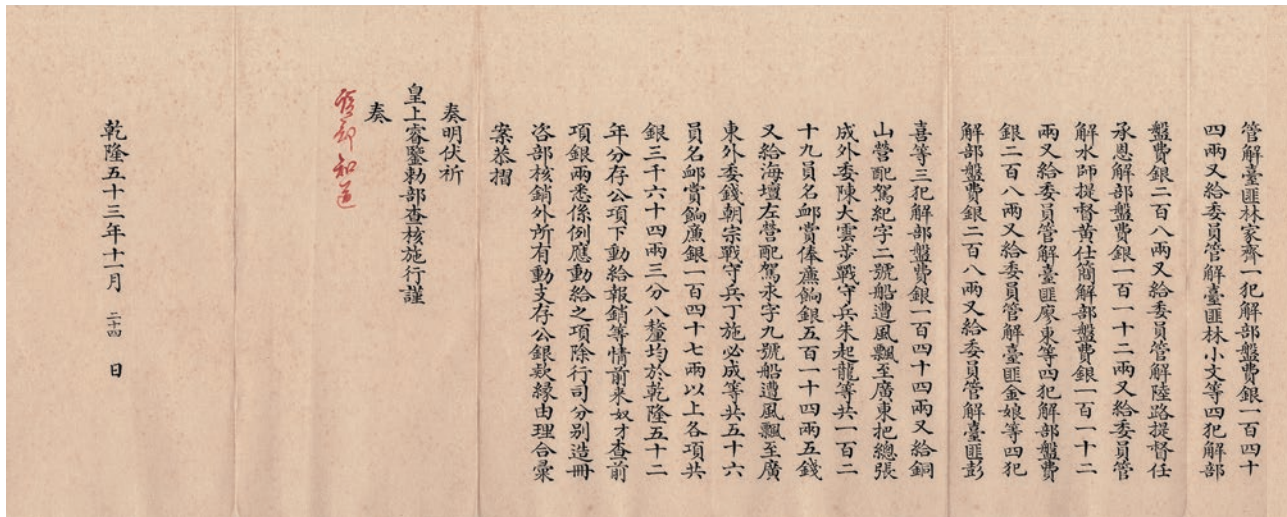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 清 暫護福建巡撫伊轍布奏 《奏為福建省侯官縣等屬修造船隻等動支存公銀款循例彙奏事》 《宮中檔奏摺》 乾隆 53 年 11 月 24 日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817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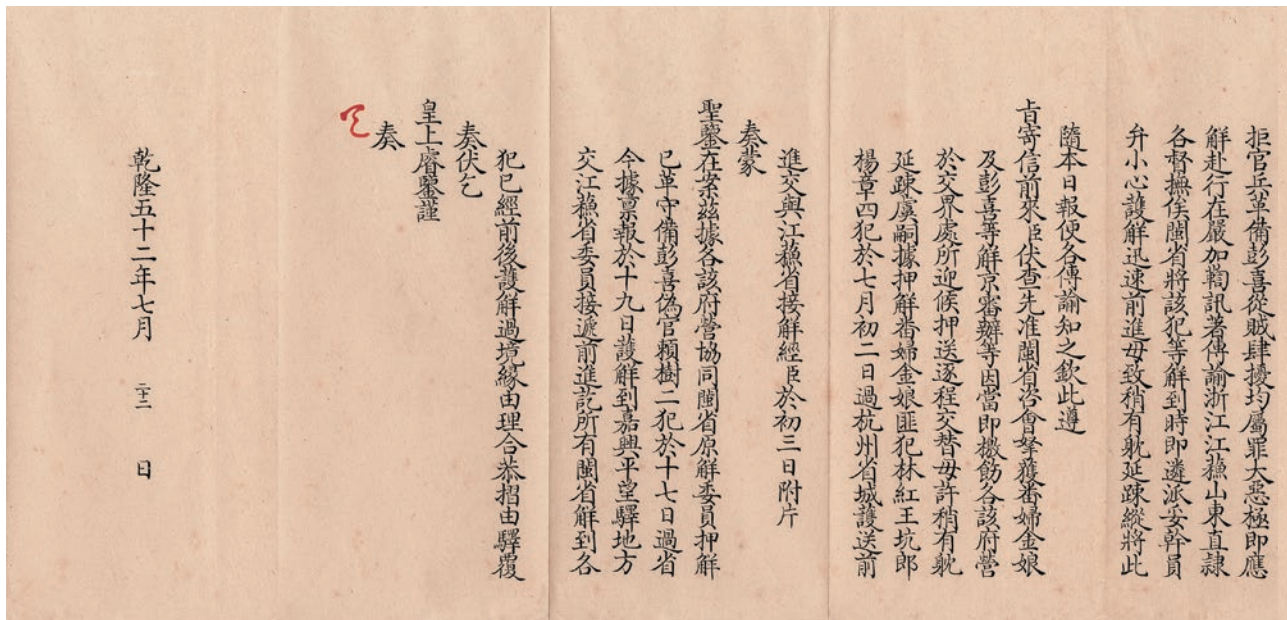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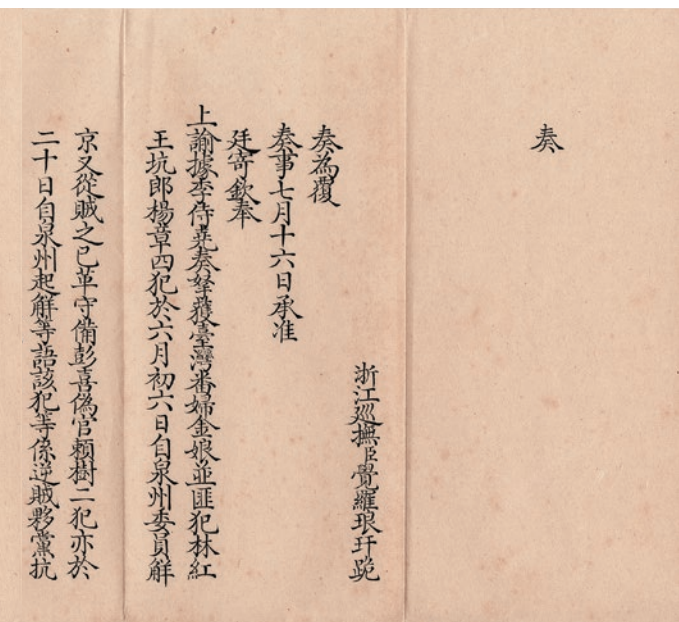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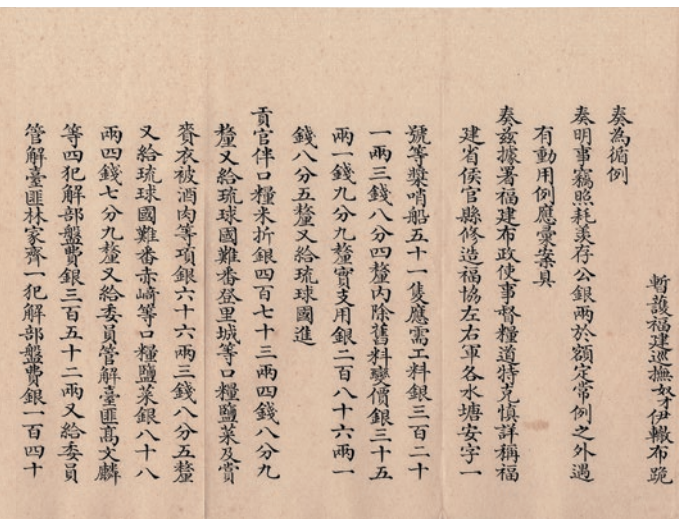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1 清 浙江總督覺羅琅玕奏 《奏為所有閩省解到犯已經在本月十九日前先後護解過境恭奏》 《宮中檔奏摺》 乾隆 52 年 7 月 22 日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77312

在「抗拒官兵，情罪重大，解京審辦」的指示下，他與前述的詔安同鄉廖攀龍、何朝英一般，諭令被送往北京審問。慣任水師的彭喜，對於搭船在臺灣海峽上航行應不陌生。只是這

次所聽見海水拍打船舷的聲音，可能已是最後一次海洋體驗。且隨著他的被擒，一張無情的大網，也隨之張開。他的兄長，他的妻子，他的兒女，甚至連那義子，都難逃厄運。



與林小文的交會，即便彭喜不斷強調並無實際帶兵抗官，也難以改變這個家族變漂泊的命運。

彭喜的續絃楊氏，生下了兒子彭祿海、彭祿壽、彭康康，當時分別為十四歲、十歲與僅四歲。女兒則是彭鳳鳳與彭春春，事發時已遷居福州省城。至於彭陞仍留在南澳，彭喜曾幫他娶妻柳氏，但此時已香消玉殞，兩人亦無兒女。在「應行緣坐家屬盡數拘拏」的命令下，在詔安的彭陞應是首先被拘捕者，緊接著署閩縣知縣秦為幹也將在省城的彭喜一家人逮捕。除了彭喜的家庭，其胞兄彭惜一家同受牽連。根據代理南灣左營遊擊黃墩的呈報，先是找到了彭惜，而他在臺灣當兵的兒子彭世英，並被從臺灣解回福建。當中彭陞、彭惜與彭世英等人，被下令準備送往北京審問。<sup>10</sup>

但這三人最終未抵達北京，並非是他們的罪被赦免了，而是逐一在監牢中倒下。彭惜的死，是監獄裡的冬夜。他在監牢裡病倒時，或許還想著胞弟彭喜的下落。而同如叔叔投身軍旅的彭世英，尚未在戰場建功，也在監獄裡病死。彭陞在牢裡亦病得厲害，閩浙總督李侍堯（?-1788）認為「未可使再逃顯戮」，遂恭請王命，將他正法。這是彭家人的命運，一條船沉下去，所有繩索牽著的舟楫都跟著沒入水底。

彭喜本人則被送往北京，閩省為了押解他與其他兩名人員，派遣官員沿途護送，並花費了一百四十四兩銀（圖 10）。<sup>11</sup> 作為解京二十二犯名單內的一員，沿路的官員奏報著彭喜的行蹤。他自六月二十日從福建泉州起解，七月十七日經過浙江，十九日護解嘉興，交江蘇省接遞前進（圖 11）。七月二十八日，彭喜等人被解交山東紅花埠地方入山東境，後於八月進入直隸省。<sup>12</sup> 這當中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，浙江巡撫覺羅琅玕（1744-1804）因急於通報彭

## 被牽連的家族

彭陞的幾名子嗣，無論是收養或是親生者，名字裡帶著「陞」、「祿」、「康」、「鳳」、「春」等富貴安康字眼，應是對家族未來的期盼。但

喜等人的行蹤，不當使用驛站，因而被乾隆皇帝訓斥：「此等事件無關緊要，何值特發驛馬馳遞。況現在臺灣勦捕賊匪文報絡繹，俱由該省經過，該撫於此等陳奏事件儘可隨報，便附摺奏聞，又何必以不急之務專用驛遞，致滋勞攘耶。」<sup>13</sup>

送到京城後，彭喜在審問當中被各樣刑具盡法處治，以訊取供詞，他也逐一道出了他的生平經歷以及在林爽文事件中的角色。儘管他反覆再三強調沒有加入亂黨抗官，但因交授擲石抗軍之事，加上他曾是體制內的武官，自無法被容忍。最終，仍被視為罪情重大，凌遲處死。

而彭喜的孩子們年紀尚小，還不懂何謂「緣坐」，更無法理解，為何父親僅僅說要出門尋找舊識，卻讓他們的命運如細沙般，被潮水捲走。但最終等候發落的楊氏及一眾子女，仍在「謀反大逆正犯同居之人，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，不限籍之同異，年十六以上皆斬。母女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，財產入官」的大清律下，即便是最年幼的稚子，自此已無法留在自己的家中，且須被發配至功臣之家。<sup>14</sup>

在整個林爽文事件中，被判決要發放為奴者共有十八名，這些人員逐一被分配予慶桂（1737-1816）、福長安（?-1817）……等十餘名當朝要臣。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（1788年1月）的寒冬中，彭楊氏帶著五個兒女，在一站接著一站的押護下，北行至江蘇省與山東省交界的郟城縣內。<sup>15</sup> 雖不用如他們的父親、義兄般的處境，但慣居溫暖南方的他們，面對刮過臉頰的北方風寒，以及命運脫離自己掌控的未來，這趟尚未抵達終點、陌生而無法回頭的路上，心情必定萬分沉重。

或許歷史開了一個小玩笑，在解送過程當中，承辦此案的福建司郎中慈保等地方官員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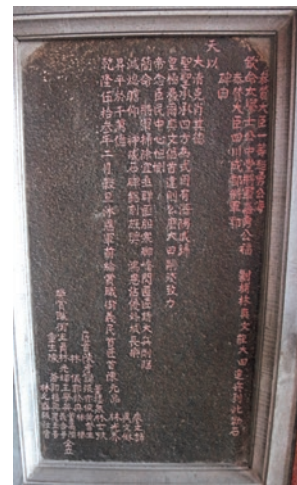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2 故宮典藏的密檔，正可與臺灣各地林爽文事件相關碑刻相互印證。  
林姿吟攝

以及清廷當班堂官尚書喀寧阿（1718-1790）等，竟未察覺彭逢逢（鳳鳳）的性別被誤寫為男子。這可能涉及了分配時的選擇，因此相關官員被罰俸三個月。雖得由紀錄抵銷，卻不禁讓人思索，這究竟是偶然，還是另一種無言的諷刺。

## 歷史的標本

清宮檔案，如同被時光凝結的標本，於歷史的縫隙間，凍結下那些被忽略的生命細節，以及那無法承受的時代之重。

或許歷史的書寫，印象中總是圍繞著帝王將相、戰爭更迭。然而，在被塵封的檔案夾縫

中，偶爾閃現的小人物供詞，才真正織就了時代的肌理。在翻閱故宮典藏的清宮密檔，於冷硬的字句間，一個微不足道的身影逐漸浮現。彭喜原是來臺討債的卸任武官，卻在動盪的局勢中，無可選擇地捲入亂事。而隨著他的落網，兄長、妻子、兒女、義子皆未能倖免。這些名字，本該隨風消散，然而，一紙又一紙的口供與審判紀錄，讓他們的身影被歷史攔住，短暫地停駐在時代的波濤之中，似隱卻現。或許，他們並未想過自己會被時局推向如此境地，但命運從不問人願不願意，唯有時間緩緩流轉，隨著潮汐翻湧，最終，在異鄉的土地上，等待

被時光蒸乾。但仍有些許，被字裡行間所接住。

他們的命運，略映照出清代臺灣社會動盪之現實。無論是抗清者還是官軍，在大時代的洪流裡，常皆是身不由己的棋子。他們的抉擇，或出於無奈，或因勢所迫。皇帝的硃批，官員的筆鋒，總是帶著高高在上的審視目光，將一切書寫成統治者的敘述，故當他們被記載於清宮檔案之中，也往往成為亂世的註腳。然而，那些來自幽暗牢獄與森嚴公堂的聲音，雖可能是被逼迫而出的訴說，卻讓這些小人物的人生，留下了一道微光——一種未曾被歷史刻意珍視，卻仍得以讓後人翻閱、銘記的存在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---

#### 註釋：

1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，《天地會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，1980），冊2，頁228-229。
  2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，《天地會》，冊2，頁229-231。
  3. (清)蔣鏞，《澎湖續編》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·第115種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），頁57；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，《乾隆帝起居注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，2002），冊29，頁161。
  4.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2），輯65，頁312-313。
  5. 劉澤民，《契文解字：解碼臺灣古文書》（臺北：玉山社，2020），頁264；(清)徐珂，《清稗類鈔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），頁2177。
  6. 可能是今新竹縣橫山鄉境內。
  7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，《天地會》，冊3，頁204-206。
  8. (清)蔡振豐，《苑裏志》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·第48種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9），頁74-75。
  9. (清)高宗，《欽定平定臺灣紀略》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·第102種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），頁44。
  10.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，輯67，頁456-457；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《臺案彙錄庚集》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·第200種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4），頁97-99。
  11.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，輯70，頁381-382。
  12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、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，《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09），冊76，頁7。
  13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、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，《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》，冊75，頁304。
  14.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，輯67，頁457。
  15. (清)山東巡撫覺羅長麟，〈咨呈軍機大人請查照郊城縣護解閩省臺匪彭喜之妻子女過境日期〉，《軍機處檔摺件》，乾隆朝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，故機039404。
-